

XUESHENGDUWU

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

BAIBUWENXUEMINGZHUDAODUCONGSHU



封建社会的 挽歌

——《红楼梦》导读

张庆宁 编著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》

封建社会的挽歌

——《红楼梦》导读

张庆宁 编著

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1997年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5 号

封建社会的挽歌

——《红楼梦》导读 张庆宁 编著

责任编辑：钟晓云

责任校对：王立戎 史敏燕 喻小红 左倚丽

装帧设计：王 凌 封面设计：刘 洪

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25 字数 91 千

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500 册

ISBN7-5408-3096-4/G·2951

全套定价：480.00 元



地址：成都市盐道街三号

邮编：610012

电话：(028) 6672624

编委会

策划

陈志明

主编

陈坚 巢宗祺

副主编

唐郁文 曹樟玉 李咏吟

编委

汪亚明 方斐卿 陆德金

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》

编者的话

世纪之交，中国文化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这对于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少年而言，实属一大幸事。青少年通过阅读文学作品，可以培养自己的情操，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，扩大自己的见识。

但是，古今中外，文学作品数不胜数。应该读些什么作品？尤其是应该如何阅读文学名著呢？

我们这套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》丛书，就是为了满足同学们这种阅读需要。

这套丛书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选取了一百部。对每部作品的内容、作者、艺术特色和精彩片断，编著者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评介。

这是一个美的世界。文学大师们那奇特的想象、动人的构思、富有生命激情的抒写，足以把读者带入这如醉如痴的美的世界。

这是一条欣赏美的捷径。我们的编著者用生动而又流畅的语言，细致地介绍了各位文学大师的生平，勾勒了这些名著的风貌，并且以自身丰富的文学涵养体察了名著中艺术心灵的律动。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捷径，遁入到文学大师那复杂而又动人的心灵世界和艺术世界。

这是一次诱发美的想象的契机。我们阅读文学作品，不是为了纯粹的消遣，也不仅仅是为了好奇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激发我们的文学创造力。

荷马、屈原、莎士比亚、李白、杜甫、歌德、曹雪芹、泰戈尔、鲁迅等大师的作品，历经岁月

的考验，再一次向新一代青年敞开。这是一种幸福的过程。

许多伟大的心灵，都曾会聚在文学这里，抒情、吟唱、赞美伟大的时代。许多伟大的心灵，都曾运用文学这一武器，为人民鼓与呼，把锋利的笔刺向黑暗的心脏。

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，文学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。这一历史重任理当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。

阅读名著，可以体会真正的文学精神。

倾心文学，可以描绘美好的生活。

千万名青年能从这里出发，用自己的心灵创作出无愧于大时代的伟大作品，将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

编者

1997年2月

目录

- 故事梗概〔1〕
曹雪芹和他的《红楼梦》〔37〕
思想和艺术特色〔55〕
精彩片断〔88〕

故事梗概

扬州城盐政林如海系钟鼎之家，书香之族。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，子孙有限，虽有几门，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，没甚亲支嫡派的。如海年已四十，只有一个三岁之子，偏又死了。今只有嫡妻贾氏，生得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年方五岁。夫妻无子，故爱如珍宝，且又见她聪明清秀，便也欲使她读书识得几个字，不过假充养子之意，聊解膝下荒凉之叹。

那黛玉有一老师名贾雨村，乃是因贪酷之弊被革职的知府，游览天下时因病留在扬州，听闻盐政为女儿聘教师，遂谋了此职，且作安身之计。

一年光阴过去，谁知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疾而终。女学生侍汤奉药，守丧尽哀，本自怯弱多病的，触犯旧症，遂连日不曾上学。雨村闲居无事，每当风和日丽，饭后便出来散步。

一日到一酒店吃酒，刚入内便见一人起身大笑，口内说：“奇遇，奇遇。”雨村忙看时，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贸易的老友冷子兴。雨村笑问道：“老兄何日到此？弟竟不知，今日偶遇，真奇缘也。”子兴道：“今要人都，从此顺路找个旧友说一句话，承他的情，留我多住两日。今日无事闲步至此，且歇歇脚，不期这样巧遇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让雨村同席坐了，叙谈别情。

雨村因问：“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？”子兴道：“倒没什么新闻，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，出了一件小小异事。”雨村问是谁家。子兴道：“荣国府贾府中，可也玷辱了先生的门楣么？”雨村道：“原来是他家。若论荣国一支，却是同谱。但他那等荣耀，我们不便去攀扯，至今故越发生疏难认了。”子兴叹道：“老先生休如此说。如今的这宁荣两门，也都萧疏了，不比先时的光景。”雨村道：“去岁我到金陵地界，因欲游览六朝遗址，那日进了石头城，从他老宅门前经过。街东是宁国府，街西是荣国府，二宅相连，竟将大半条街占了。大门前虽冷落无人，隔着围墙一望，里面厅殿楼阁，也还都峥嵘轩峻；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树木山石，也还都有蓊蓊郁郁之气，哪里像个衰败之家？”冷子兴笑道：“古人有云：‘百足之

虫，死而不僵。’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，较之平常仕宦之家，到底气象不同。如今生齿日繁，事务日盛，主仆上下，安富尊荣者尽多，运筹谋画者无一；其日用排场费用，又不能将就省俭，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，内囊却也尽上来了。这还是小事。更有一件大事：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，翰墨诗书之族，如今的儿孙，竟一代不如一代了。”雨村纳罕道：“这样诗礼之家，岂有不善教育之理？别门不知，只说这宁、荣二宅，是最教子有方的。”

子兴叹道：“正说的是这两门呢。待我告诉你：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。宁公居长，生了四个儿子。宁公死后，贾代化袭了官，也养了两个儿子：长子名贾敷，至八九岁上便死了，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，如今一味好道，只爱烧丹炼汞，余者一概不在心上。幸而早年留下一子，名唤贾珍，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，把官倒让他袭了。这位珍爷倒生了一个儿子，今年才十六岁，名叫贾蓉。如今敬老爷一概不管。这珍爷哪里肯读书，只一味寻欢作乐，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，也没人敢来管他。再说荣府你听，方才所说异事，就出在这里。自荣公死后，长子贾代善袭了官，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，生了两个儿子：长子贾赦，次子贾政。如今代善早已去世，太夫人尚在，长子贾赦袭着官；次子贾政，自幼酷喜读书，祖父最疼。代善去世时皇上怜恤先臣，赐了政一个官，如今已升了员外郎了。这政老爷的夫人王氏，头胎生的公子，名唤贾珠，十四岁进学，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，一病死了。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，生在大年初一，这就奇了；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，说来更奇，一落胎胞，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，上面还有许多字

迹，就取名叫宝玉。你道是新奇异事不是？”

雨村笑道：“果然奇异，只怕这人来历不小。”子兴冷笑道：“万人皆如是说，因而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。说来又奇，如今长了七八岁，虽然淘气异常，但其聪明乖觉处，百个不及他一个。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，他说：‘女儿是水作的骨肉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我见了女儿，便清爽；见了男子，便觉浊臭逼人。’你道好笑不好笑？”

子兴又道：“便是贾府中，现有的三个姊妹也不错。政老爷的长女，名元春，现因贤孝才德，选入宫中作女官去了。二小姐乃赦老爷之妾所出，名迎春；三小姐乃政老爷庶出，名探春；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，名唤惜春。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，都跟在祖母这一边读书，听得个个不错。日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，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，在家时名唤贾敏。”雨村拍案笑道：“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，不与近日女子相同，度其母必不凡，方得其女，今知为荣府之孙，又不足罕矣，可伤上月竟又亡故了。这赦老爷竟无一个不成？”子兴道：“政公既有玉儿之后，其妾又生了一个，倒不知其好歹。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孙，却不知将来如何。若问那赦公，也有二子，长名贾琏，今已二十来往了，亲上作亲，娶的就是政老爷夫人王氏之内侄女，今已娶了二年。这位琏爷也是不肯读书，于世路上好机变，言谈去得，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爷家住着，帮着料理些家务。谁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，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，琏爷倒退了一舍之地：说模样又极标致，言谈又爽利，心机又极深细，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。”

两人又叙了一阵，各自散了。回到林家，雨村方知都中

贾母念及黛玉之母去世，孙女无人依傍教育，已遣人来接去京都，因黛玉病未好不及启程。雨村趁机求林如海，说想借都中起复旧员之时，烦贾政谋个一官半职。如海满口答应，当即修书打点，并请雨村与黛玉一行同往。黛玉洒泪拜别父亲，随了奶娘及荣府几个老妇登舟而去。

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，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伺候。这林黛玉常听得母亲说过，她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。她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，吃穿用度，已是不凡，何况今至其家。因此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，多行一步路，惟恐被人耻笑了去。自上了轿，进入城中，从纱窗向外瞧了一瞧，其街市之繁华，人烟之阜盛，自与别处不同。又行了半日，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，三间兽头大门，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。正门却不开，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。正门之上有一匾，上书“敕造宁国府”五个大字。黛玉想道：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。想着，又往西行，不多远，照样也是三间大门，方是荣国府了。却不进正门，只进了西边角门。那轿夫抬进去，走了一箭之地，将转弯时，便歇下退出去了。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，赶上前来。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，复抬起轿子。众婆子尾随至内院院门前落下。众小厮退出，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，扶黛玉下轿。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，转过内院的插屏，小小的三间厅，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。正面五间上房，皆雕梁画栋，两边穿山游廊厢房，挂着各色鹦鹉、画眉等鸟雀。台阶之上，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，一见她们来了，便忙都笑迎上来，说：“刚才老太太还念呢，可巧就来了。”

黛玉方进入房时，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，黛玉便知是她外祖母。方欲拜见时，早被她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，“心肝儿肉”叫着大哭起来。当下地下侍立之人，无不掩面涕泣，黛玉也哭个不住。一时众人慢慢解劝住了，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——此即冷子兴所云之史氏太君，贾赦贾政之母也。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：“这是你大舅母；这是你二舅母；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。”黛玉一一拜见过。贾母又说：“请姑娘们来。今日远客才来，可以不必上学去了。”

不一时，只见三个奶嬷嬷并五六个丫环，簇拥着三个姊妹来了。其钗环裙袄，三人皆是一样的妆饰。黛玉忙起身上来见礼，互相厮认过，大家归了座。不过说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，如何请医服药，如何送死发丧。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，其举止言谈不俗，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，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，便知她有不足之症。因问常服何药，为何不及时治疗。黛玉道：“我自来是如此，从会吃饭时便吃药，到今日未断，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，皆不见效。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。”贾母道：“正好，我这里正配丸药呢。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。”

一句未了，只见后院中有人笑声，说：“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！”黛玉心想：“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，恭肃严整如此，这来者系谁，这样放诞无礼？”只见一群媳妇丫环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。这人一双丹凤三角眼，两弯柳叶吊梢眉，身量苗条，体格风骚，粉面含春威不露，丹唇未启笑先闻。黛玉忙起身，贾母笑道：“你不认得她，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，你只叫她‘凤辣子’就是了。”众

姊妹忙告诉黛玉：“这是琏嫂子。”黛玉曾听母亲说过，大舅贾赦之子贾琏，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，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，学名王熙凤。黛玉忙陪笑见礼。这熙凤拉着黛玉的手，上下打量了一阵，笑道：“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，我今儿才算见了！况且这通身的气派，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，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，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，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！”说着，便用帕拭泪。贾母笑道：“我才好了，你倒来招我。你妹妹远路才来，身子又弱，也才劝住了，快再休提前话。”熙凤听了，忙转悲为喜道：“正是呢！我又是喜欢，又是伤心，竟忘了老祖宗。该打！该打！”又忙携黛玉之手，问：“妹妹几岁了？可也上过学？现吃什么药？在这里不要想家，想要什么吃的，什么玩的，只管告诉我；丫头婆子们不好了，也只管告诉我。”

然后，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黛玉去见两个舅舅，又回来用过晚饭。正闲谈间，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，丫环进来报道：“宝玉来了。”随即进来一位青年公子：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晓之花，鬓若刀裁，眉如墨画，鼻如悬胆，睛若秋波，虽怒时而似笑，即瞋视而有情；项上金螭缨络，又有一根五色丝绦，系着一块美玉。黛玉一见，大吃一惊，心下想道：“好生奇怪，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，何等眼熟到如此！”宝玉见多了一个姊妹，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，忙来见礼。打量过黛玉后笑道：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”贾母笑道：“可又是胡说，你又何曾见过她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虽然未曾见过她，然我看着面善，心里就算是旧相识，今日只作远别重逢，亦未为不可。”接着宝玉又问黛玉可曾读书？有无表字？并送给黛玉“颦

簪”二字。又问黛玉：“可也有玉没有？”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，故问我有也无，因答道：“我没有那个。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，岂能人人有的。”宝玉听了，摘下自己带的那玉，狠命摔去，骂道：“什么罕物，连人之高低不择，还说‘通灵’不‘通灵’呢！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！”吓得众人一齐去拾那玉，好容易才把他哄劝住。

当下，奶娘来请问黛玉之房舍。贾母依着宝玉，让黛玉暂住碧纱橱内，又将自己身边的丫头鹦哥与了黛玉；宝玉则住在碧纱橱外的大床上。

却说荣国府贾政的夫人有一胞妹王氏，早年丧夫，只有薛蟠一子。这公子性情奢侈，言语傲慢，且老大无成，终日惟有斗鸡走马，游山玩水而已。那日在金陵因争买一婢名唤英莲的，打死了人命。偏逢在此地作了官的贾雨村审案，便仗着其母兄王子腾乃京营节度使之势，花了若干银两打点，雨村明白其中利害，便胡乱了断了此案。

王氏还有一女，比薛蟠小两岁，乳名宝钗，生得肌骨莹润，举止娴雅。当日有她父亲在日，酷爱此女，令其读书识字，较之兄乃高过十倍。近因欲进京待选宫中女才人，遂同母亲并哥哥一起进京投了姨母家荣国府。王夫人忽闻家人传报：“姨太太带了哥儿姐儿，合家进京，正在门外下车。”忙带众人迎出大厅。姊妹暮年相会，自不必说悲喜交集，叙了一番契阔。忙又引了拜见贾母等人。因贾政贾母竭力挽留，薛姨妈一家也不去京中自家的老屋，就在荣国府东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间的房里住下。每日或饭后，或晚间，薛姨妈便过来，或与贾母闲谈，或与王夫人相叙。宝钗日与黛玉迎春等姊妹一处，或看书下棋，或作针线，倒也十分相安。

一日宝玉来至梨香院看薛宝钗，先入薛姨妈室中来。见薛姨妈正吩咐丫环作活，宝玉忙请了安。薛姨妈拉了他抱入怀内，笑说：“这么冷天，我的儿，难为你想着来，快上炕来坐着罢。”命人倒滚滚的茶来。宝玉道：“姐姐可大安了？”薛姨妈道：“她在里间不是，你去瞧她，里间比这里暖和。”宝玉忙下炕来至里间门前，一掀红绡软帘进去，只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。一色半新不旧的衣裙，看去不觉奢华。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脸若银盆，眼如水杏。罕言寡语，人谓藏愚；安分随时，自云守拙。宝玉一面看，一面问：“姐姐可大愈了？”宝钗抬头见宝玉进来，忙起身含笑答说：“已经大好了，倒多谢记挂着。”说着，让他在炕沿上坐着，即命莺儿斟茶来。见宝玉胸前挂着的玉，宝钗笑道：“成日家说你的这玉，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，我今儿倒要瞧瞧。”宝玉从项上摘下递在宝钗手内。宝钗托于掌上，只见大如雀卵，灿若明霞，莹润如酥，五色花纹缠护。宝钗看毕，又重新翻过正面来细看，口内念道：“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。”念了两遍，乃回头向莺儿笑道：“你不去倒茶，也在这里发呆作什么？”莺儿嘻嘻笑道：“我听这两句话，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。”宝玉听了，忙笑道：“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八个字，我也赏鉴赏鉴。”宝钗因说道：“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，所以刻上了，叫天天带着；不然，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解了排扣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掏了出来。宝玉看了，将金锁上“不离不弃，芳龄永继”两句也念了两遍，又念了自己的两遍，说：“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儿。”莺儿笑道：“是个癞头和尚送的，叫必须刻在金器上——”宝钗不待说完，便嗔她不去倒茶，一面又

问宝玉从哪里来。

宝玉此时与宝钗就近，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，竟不知系何香气，遂问：“姐姐熏的是什么香？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儿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最怕薰香，好好的衣服，为什么薰它。”宝玉道：“既如此，这是什么香？”宝钗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是了，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气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什么冷香丸这么好闻？好姐姐，给我一丸尝尝。”宝钗笑道：“又混闹了，一个药也是混吃的？”

一语未了，忽听外面人说：“林姑娘来了。”话犹未了，林黛玉已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，一见了宝玉，便笑道：“嗳哟，我来的不巧了。”宝玉忙起身让坐。宝钗因笑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黛玉笑道：“早知他来，我就不来了。”宝钗道：“我更不解这意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要来一齐都来，要不来一个也不来；今儿他来了，明儿我再来。如此间错开了来着，岂不天天有人来了？也不至于太冷落，也不至于太热闹了，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？”

宝玉见她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衿褂子，因问：“下雪了么？”地下婆子们道：“下这半日雪珠儿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取了我的斗篷来不曾？”黛玉便道：“是不是，我来了他就该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多早晚说要去了？不过拿来预备着。”

这里薛姨妈已摆了几样细巧茶食，留他们吃茶。宝玉因夸前日珍大嫂子的好鹅掌，薛姨妈听了，忙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。宝玉笑道：“这个须得就酒才好。”薛姨妈便令人去灌了最上等的酒来。李嬷嬷上来道：“姨太太，酒倒罢了。”宝玉央道：“妈妈，我只喝一钟。”李嬷嬷道：“不中用！当着老太太、太太，哪怕你吃一坛呢。”薛姨妈笑道：“老货，你